
目 录

拉美文学

太 阳 石	〔墨西哥〕帕 斯	1
佩德罗·巴拉莫	〔墨西哥〕鲁尔福	26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墨西哥〕富恩斯特	40
在底层的人们	〔墨西哥〕阿苏埃拉	67
人 间 王 国	〔古 巴〕卡彭铁尔	81
纪 廉 诗 选	〔古 巴〕纪 廉	94
马 蒂 诗 选	〔古 巴〕马 蒂	104
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达里奥	115
总 统 先 生	〔危地马拉〕阿斯图利亚斯	128
百 年 孤 独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163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209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	244
巴列霍诗选	〔秘鲁〕巴列霍	271
饿 狗	〔秘鲁〕阿莱格里亚	283
城市与狗	〔秘鲁〕略 萨	298

绿 房 子
堂娜芭芭拉

〔秘 鲁〕略 萨 339
〔委 内 瑞 拉〕加 列 戈 斯 373

太 阳 石^①

〔墨西哥〕奥古斯塔·帕斯

奥古斯塔·帕斯(1914—) 墨西哥诗人、散文家。他生于墨西哥城,父亲是墨西哥革命中著名的将领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驻纽约的代表。帕斯从十七岁开始文学生涯,曾和一些作家共同创办《巴朗达尔》和《墨西哥谷地手册》等诗歌杂志。1937年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作家联盟。回国后,又主办了《车间》、《浪子》等文学杂志,成为“车间派”诗人中重要的一员。1944年至1945年去美国研究拉丁美洲诗歌,此后便从事外交工作,曾出使法国、印度、日本和瑞士等国。游欧期间,与超现实主义作家过往甚密。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辞去驻印度大使的职务,赴美国和英国从事文学研究。1971年回国继续进行诗歌和散文的创作。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

帕斯的诗歌作品主要有《假释下的自由》、《火精》、《东坡》、《复归》、《内部的树》、《太阳石》等。他是继巴列霍、聂鲁达之后,在

①太阳石是1970年在墨西哥城出土的文物,系公元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打造的石房,石呈圆形,靠块玄武岩雕成,直径3.58米,重24吨,中心刻有11叶长占两手掌宽人心的太阳神,四周则刻有竖起的利剑、各种图案、象形符号、羽蛇等,其中15组符号组成阿兹特克的纪年,最后一位数是584。

拉美文坛上兴起的一颗明星，是一位“具有世界水平的作家”，他获得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十三个回来——仍是第一个！

总是她自己或是唯一的时辰？

王后，告诉我，你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

国王，你可是最后一个，可是唯一的情人？^①

热拉尔·德·奈瓦尔^②《阿耳忒弥斯》

一棵晶莹的垂柳，一棵水灵的黑杨，

一股高高的喷泉随风飘荡，

一株笔直的树木翩翩起舞，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迂回，总能到达

要去的地方：

星星或者春光

平静的步履毫不匆忙，

河水闭着眼睑

整夜将预言流淌，

在波涛中一齐涌来，

一浪接一浪，

直至将一切掩盖，

绿色的主宰永不枯黄

^①此段原诗系法文。

^②奈瓦尔(1808—1855)，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散文家。他的组诗《幻景》由12首14行诗组成，用神秘的词语表达宇宙的幻境。这里的《阿耳忒弥斯》就是其中之一。阿耳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

宛似天空张开绚丽迷人的翅膀，

在稠密的未来
和不幸的光辉中
旅行像一只鸣禽
在朦胧的枝头歌唱，
用歌声和岌岌可危的幸福
使树林痴呆
预兆逃离手掌，
鸟儿啄食晨光，

一个形象宛似突然的歌唱，
烈火中歌唱的风，
悬在空中的目光
将世界和它的山峦海洋眺望，
宛似被玛瑙滤过的光的身躯，
光的大腿，光的腹部，一个个海湾，
太阳的岩石，彩云色的身躯，
飞快跳跃的白昼的颜色，
闪烁而又有身躯的时光，
由于你的形体世界才可以看见，
由于你的晶莹世界才变得透亮，

我在声音的过道中行走，
我在响亮的现实中飘荡，
像盲人在光明中跋涉，
被一个映象抹去又诞生在另一个映象，
迷人的路标之林啊，
我从光的拱门

进入晴朗秋天的长廊，

我沿着你的躯体像沿着世界行走，
你的腹部是阳光明媚的广场，
你的胸脯上耸立着两座教堂——
血液在那里将平行的奥妙酝酿，
我的目光像常春藤一样笼罩着你，
你是大海环抱的城市，
被光线分成两半的桃色城墙，
在全神贯注的中午管辖下
一个海盐、岩石
和小鸟栖息的地方，

你身披我欲望的色彩
赤身行走宛如我的思想，
我在你的眼中行走如在水上，
虎群在那秋波上畅饮梦的琼浆，
蜂鸟在那火焰中自焚，
我沿着你的前额行走如同沿着月亮，
恰似云朵在你的思绪中飘扬，
我在你的腹部行走如在你的梦乡。

你的玉米裙在飘舞歌唱，
你水晶的裙子，水的裙子，
你的双唇、头发、目光，
你整夜在降雨，
整日用水的手指打开我的胸膛，
用水的双唇闭上我的眼睛，
在我的骨骼上降雨，一棵液体的树

将水的根扎在我的胸脯上，

我沿着你的腰肢行走

像沿着一条河流，

我沿着你的身躯行走

像沿着一个树林，

我沿着敏锐的思想行进

宛似沿着直通深渊的蜿蜒山路，

我的影子在你白皙前额的出口

跌得粉碎，我拾起一块块碎片，

没有身躯却继续摸索搜寻，

记忆那没有尽头的通道，

开向空空的大厅的门廊，

所有的夏天都在那里霉烂，

渴望的珠宝在底部烧光，

刚一想起便又消失的脸庞，

刚一抚摩便又解体的臂膀，

蓬乱的头发宛如蛛网

披散在多年前的笑容上，

我在自己前额的出口寻找，

寻而未遇，我在寻找一个瞬间，

一张在夜间的树林里，

奔驰的闪电和暴风雨的脸，

黑暗中花园里的雨水的脸，

那是顽强的水流淌在我的身边，

寻而不见，我独自伏案，

无人陪伴，日日年年，
我和那瞬间一起沉到底部，
无形的道路在一面面镜子上边，
我破碎的形象在那里反复出现，
我践踏岁月，践踏一个个瞬间，
我践踏自己影子的思想，
践踏自己的影子寻找一个瞬间，

我寻找一个活的日期，
像鸟儿寻找下午五点钟的太阳
火山岩的围墙锻炼了阳光：
时间使它的串串果实成熟，
当大门打开，从它玫瑰色的内脏
走出来一群姑娘，
分散在学校的石头院里，
高高的身材宛似秋天
在苍穹下行走身披霞光
当空间将她拥抱，为她披上
更加金黄、透明的皮的衣裳，

斑斓的老虎，棕色的麋鹿，
四周夜色茫茫，
姑娘倚在雨中绿色的阳台上幽会，
无数年轻的脸庞，
我忘记了你的姓名：

梅露西娜^①，劳拉^②，伊莎贝尔，
 珀耳塞福涅^③，玛丽亚，
 你有一切人又无任何人的脸庞，
 你是所有的又不是任何一个时光，
 你像云，你像树，
 你是所有的鸟儿和一个星体，
 你宛似剑的锋芒
 和刽子手盛血的杯子，
 宛似使灵魂前进、将它纠缠
 并使它与自身分离的常春藤一样，

玉石上火的字迹，
 岩石的裂缝，蛇的女王，
 蒸气的立柱，巨石的源泉，
 月亮的竞技场，苍鹰的山岗，
 茴香的种子，细小的针芒——
 生命有限却给人永恒的悲伤，
 海沟中的女放牧者，
 幽灵山谷的看守女郎，
 吊在令人眩晕的峭壁上的藤蔓，
 有毒的攀缘植物，
 复活的花朵，茉莉的花坛，
 长笛和闪电的夫人，

①梅露西娜是中世纪传说中一位仙女(美人鱼)的名字。因受到惩处，每逢星期一下体就变为蛇形，后被丈夫发现并逐出。

②劳拉是西班牙语中常见的女性的名字。这里指劳拉·德·诺维斯(1308—1348)，又称“美丽的劳拉”，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在《歌集》中咏叹的少女。

③珀耳塞福涅是希腊神话中的冥后，即罗马神话中的普洛塞庇娜，宙斯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的女儿。

生命的葡萄，伤口上的盐，
献给被处决者的玫瑰花束，
八月的雪，断头台的月亮，
写在火山岩上的海的斑斑字迹，
写在沙漠上的风的字迹斑斑，
麦穗、石榴、太阳的遗言，

火焰的脸庞，被吞噬的脸庞，
遭受迫害的年轻的脸庞，
周而复始，岁月的梦乡
面向同一座院落、同一堵墙，
那一个时刻在燃烧
而接连出现的火焰的脸庞只是一张脸庞，
所有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名字，
所有的脸庞不过是一张脸庞，
所有的世纪不过是一个瞬间，
一双眼睛将世世代代
通向未来的闸门关上，

我面前一无所有，只有今晚
从众多形象的梦幻中
夺回的一个瞬间
顽强雕琢出来的梦幻，
高悬手腕，一字一字地
从今晚的空虚中提取的梦幻，
时间在外面流逝，
世界在用吃人的时间
叩打我心扉的门环，

只是一个瞬间
当城市、姓名、味道、生命
在我盲目的前额上溃散，
当夜的沉闷
使我的身心
疲惫不堪，当岁月
将可怕的空虚积攒，
我牙齿松动，眼睛昏花，
血液放慢了循环，

当时间合拢它的折扇，
当它的形象后面一片茫然，
死神围困的瞬间
堕入深渊又浮回上面，
威胁它的是黑夜及其不祥的呵欠
还有头戴面具的长寿死神那难懂的语言，
那瞬间堕入深渊并沉没下去
宛似一个紧握的拳，
宛似一个从外向里熟的水果
将自己吸收又将自己扩散，
那半透明的瞬间将自己封闭
并从外面熟向里边，
它将我全部占据，
扎根、生长在我的心田，
繁茂的枝叶将我驱赶，
我的思想不过是它的鸟儿，
心灵之树，具有时间味道的果实，
它的水银在我的血管里循环，

啊，将要以及已经生活过的岁月，
化作潮水
而且头也不回的时间，
过去的历史曾不真切
而现在却正变得真切并悄悄汇入
另一个朦胧的瞬间：

面对岩石和硝石的傍晚——
它装着无形的刀片，
你将难以名状的红色字迹
写在我皮肤上面
而那些伤口像给我披上火衣服，
我毫无损耗地燃烧，我寻找水源
而你的眼里没有水；你的眼睛，
你的下腹，你的臀部，你的乳房
都是岩石造就，
你口里散发的气息宛似灰尘和有毒的时光，
你的身体散发着枯井的味道，
渴望者的眼睛不停地闪烁
像一面面明镜的走廊，
它总是返回起点，
你盲目地牵着我的手臂
沿着那些固执的长廊走向圆心，
你昂首挺立
像凝聚在斧头上的火焰，
像光芒一样耀眼，
像囚徒的断头台一样令人胆寒，
像皮鞭一样柔软，
像月亮的孪生姊妹一样婀娜多姿，

你犀利的语言
在我的胸膛上挖掘，
使我空虚并将我的记忆驱散，
我忘却了自己的姓名，
我的朋友在猪群中哼叫，
或由于被太阳吞噬而在山涧霉烂，

我只有一个长长的伤口，
一个无人涉足的深洞，
没有窗户的现在，
折回、重复、反映
并消失在自己的透明中的思想，
被一只眼睛看穿的意识——
这眼睛看着自己注视自己
直至沐浴光明：

梅露西娜

我看到你粗大的鳞片
在晨曦中闪着绿色的光芒，
你蜷身睡在被单里，
醒来时像鸟儿啼唱，
你跌进无底深渊，洁白而遍体鳞伤，
只剩下叫嚷，千百年后我发现自己
咳嗽不止、老眼昏花，将古老的照片
弄得杂乱无章：
没有人，你不是任何人，
一堆灰烬和一把笤帚，
一把钝刀和一把掸子，
一副几根骨头撑起的皮囊，
一串干葡萄，一个黑色的坑，

在坑底有一双千年前
淹死的女孩的眼睛，

井底埋葬的目光，
从一开始就注视我们的目光，
年迈母亲的少女般的目光
在年长儿子身上看到一位年轻的父亲，
孤独少女的母亲般的目光
在年长父亲的身上看到一位年幼的儿郎，
从生命深处注视我们的目光
是死神的陷阱——
还是截然相反：陷入这双眼睛
便是返回真正的生命？

跌落，归来，做梦，
另一些未来的眼睛，另一个生命，
另外的云，梦见我另一次丧生！
对于我，今夜足矣，瞬间足矣，
尽管它没有展开并揭示
我曾到何地、曾是何人以及你的称呼
和我的姓名：

十年前我在克里斯托夫大街^①
为夏天——所有的夏天——将计划制订
（菲丽丝和我在一起，
她有两个酒窝儿——
麻雀在那里畅饮光明？）
卡门常在改革大街^②上对我说

① 克里斯托夫大街在美国西南部的大学城伯克利市。

② 墨西哥城中心区一条宽阔、繁华的街道，两旁多雕像和喷泉。

“这里永远是十月，空气很轻”？
 或者是对我所失去的另外的人说
 或者是我在杜撰而没人对我说过？
 我曾沿着瓦哈卡^①的夜晚跋涉，
 宛似一棵树，那墨绿的茫茫夜色，
 我像发狂的风在自言自语
 当到达我那从未改变的房间
 镜子已经认不出我？
 从维尔内旅馆我们看见黎明
 和栗树一起翩翩起舞
 “已经很晚了”，你边梳妆边说
 而我看见墙上的污痕无语沉默？
 我们一同爬上顶楼
 看见黄昏从礁石上降落？
 我们在比达尔吃葡萄？
 买梔子花？在佩罗特^②

名字，地方，
 大街，小巷，脸庞，广场，
 车站，公园，孤零零的房间，
 墙上的污痕，有人在梳妆，
 有人在穿衣，有人在我身旁歌唱，
 名字，房间，地方，街巷，

马德里，1937 年，
 在安赫尔广场，妇女们缝补衣裳
 和儿子们一起歌唱，

①墨西哥的一个州府，著名的萨波特克和米斯特克的金字塔群（阿尔班峰）就在附近。

②墨西哥东南部韦拉克鲁斯州的一个海滨城市。

后来响起警报，人声嘈杂喧嚷，
烟尘中倒塌的房屋，
开裂的塔楼，痕迹斑斑的脸庞
和发动机飓风般的轰响，
我看到：两个人脱去衣服，赤身相爱
为捍卫我们永恒的权利，
我们那一份时间和天堂，
为触摸我们的根、恢复我们的本性，
收回我们千百年来
被生活的强盗掠夺的遗产，
那两个才脱去衣服互相亲吻
因为交叉的裸体
不受伤害并超越时间，
不受干扰，返本归原，
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姓名，也没有昨日明天，
二元的真实结合成一个灵魂和身体，
啊，多么圆满完全……

房间漂浮在
将要沉没的城市中间，
房间和街巷，像创伤一样的姓名，
这房间，窗户开向其它的房间，
窗上糊着相同的退了色的纸，
一个身穿衬衣的男人在那里将报纸浏览
或者一个女人在熨衣衫；
那明亮的房间有桃枝参拜，
另一个房间：外面阴雨连绵，
三个生锈的孩子和一个庭院；
一个个房间宛似在光的海湾颠簸的轮船，
或者像潜水艇：寂静在绿色波涛上扩散，

我们碰到的一切都闪着磷光，
辉煌的陵墓，破损的肖像，
磨坏的桌布；陷阱，牢房，
迷人的山洞，
鸟笼和有号码的房间，
一切都在飞，一切都在变，
每个雕花都是云，每扇门
都开向田野、天空、大海，
每张桌子都是一席酒宴；
一切都在合拢，宛似贝壳，
时间徒劳地将它们纠缠，
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围墙：空间，空间，
张开手掌，抓住这财富，
剪下果实，躺在树下
将水痛饮，将生命饱餐！

一切都很神圣，一切都在转变，
每个房间都是世界的中心，
都是第一个夜晚，第一个白天，
当两个人亲吻，世界就会诞生，
晶莹的内脏的光珠，
房间微微打开像一个果实
或者突然爆发像一个沉默的星体
而老鼠偷吃的法律，
银行和监狱的栅栏，
纸的栅栏，铁丝网，
电铃、探棒、蒺藜，
用单调的语言布道的武器，
温柔的戴着教士帽的蝎子，